

再版重編

吳江陸翔輯選

當代
名人
新小說集

上海廣文書局出版

當代新小說集

當代名人 新文選

▲全書一冊・價洋六角

當代名人 新書信

▲全書一冊・價洋六角

當代名人 新演講集

▲全書一冊・價洋七角

現代新思想集

▲全書二冊・價洋一元二角

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重編再版

當代名人 新小說集（全二冊）

定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編輯者 廣文書局編輯所

印刷者 廣文書局

發行者 廣文書局
▲上海四馬路懷遠里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上海四馬路懷遠里

分設：北京・漢口・廣東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當代名人新小說集

凡例

一本集所錄。皆近代名家最近譯著之作。於西洋各名家之著作。亦大略具備。
一近世文學潮流。由長趨短。由繁趨簡。本集所選。均錄短篇。其冗長而思想陳舊者。雖美不錄。

一吾國小說。每重抽象而忽於寫實。本集所選。都屬寫實之作。務合近代小說之趨勢。

一小說一道。最足鍛鍊思想。增人識見。本集所選。其寓意均屬倫理愛國等類。讀之尤足養性進德。

310880

凡例



二

當代名人新小說集目錄

二漁夫（胡適）	一
決鬪（胡適）	九
酋長（周作人）	一八
小小的一個人（周作人）	二九
改革（周作人）	三九
晚間的來客（周作人）	四四
空大鼓（周作人）	五二
石筆石板（周瘦鵑）	六四
畸人（周瘦鵑）	七九
勳章（周瘦鵑）	八三

自殺俱樂部（周瘦鵑）	九一
磁狗（劉半儂）	一〇一
歐洲花園（劉半儂）	一一六
如此如此（包天笑）	一二四
默想（叔衍）	一三九
還是去死還是去奮鬪（相心）	一四〇
母親（如遇）	一四五
十四日的晚上（蔣夢芸）	一四八
家庭與愛情（忍傑）	一五三
是愛情還是苦痛（羅家倫）	一六〇
怕死的軍人（宋春舫） （趙祖欣）	一七五
一個危難中的女子（孝庵）	一八四

幸福 (魯迅)	二〇七
碎簪記 (蘇曼殊)	二一八
兄妹 (耿匡)	二三八
眞幸福 (耿匡)	二五一
阿撒哈頓的夢 (耿匡)	二五八
三問題 (耿匡)	二六四

當代名人新小說集

二漁夫

法國莫泊三著
胡適譯

巴黎圍城中，（此指普法之戰，巴黎被圍之時）早已絕糧了。連林中的飛鳥，溝裏的老鼠，也漸漸的稀少了。城中的人，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有什麼便吃什麼。還有些人，竟什麼都沒的吃哩。

正月間（二八一七年）有一天天氣很好，街上來了一人，叫做麻利沙。這人平日以造鐘表爲業，如今兵亂時代，生意也沒有了，這一天走出來散步，兩手放在袴袋裏，肚子裏空空的，正走得沒趣的時候，忽然抬頭，遇着一個釣魚的老朋友，名叫蘇活的。

當沒有開戰之先，麻利沙每到禮拜日早晨，便去釣魚。手裏拿着魚竿，背上帶着一只白鐵小匣子，趁火車到閣龍，慢慢的走到馬浪島。到了那裏，便坐下釣魚。有時一直釣到天黑，纔回巴黎去。他來的時候，每回在這裏遇着這位又矮又胖，在諾丹街上開一個小店的蘇活先生。這兩個人都是兩個『釣魚迷』。

「常常同坐在一塊地方，手裏拿着釣竿，兩腳掛在水上。不多幾時，兩人竟成了最相好的朋友了。」

有時他們兩人來到這裏，終日都不說話；有時兩人坐下細談，但是他兩人同心同調，不用開口，也能相知了。

有時春天到了，早上十點鐘的時候，日光照在水上面，發生一種薄霧，日光照在兩人背上，又暖又溫和，麻利沙往往回過頭來對蘇活說，『這裏真好呵！』蘇活回答道，『再好也沒有了。』這裏寥寥幾句話，儘够了，不用多說了。

這一天，這兩個釣魚朋友在路上相遇，握着手不肯放，覺得在這個時候相遇，情形大變了，心中怪難受的。

蘇活嘆一口氣，低低說道，『這種日子很難過呵！』麻利沙搖搖頭說，『可不是麼，更加上這種怪悶人的天氣，今天是今年第一個晴天呢。』

這一天的天氣却真好，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里青天，真正可愛。這兩個朋友一頭走，一頭想。忽然麻利沙說道，『如今魚是釣不成了。我們從前那種快樂也沒有了。』蘇活說，『只不知道幾時我們方可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不壞。但是我們且談別的事。你二人莫要害怕，且聽我說。依我看來，你二人是兩個奸細，派來打聽我的行動消息的。如今被我捉到，不用說得該用鎗打死。你們假裝釣魚，想瞞哄我。好刁滑！如今撞到我手裏，莫想逃生。這是戰時常事，免不得的。』

那兵官說到這裏，忽然換了口鋒，說道：『但是你們既經過守兵的汛地來到這裏，一定有一句暗號，方可回得城去。你們把那句暗號告訴了我罷，我便放你們回去。』

這兩個釣魚朋友面如土色，站在一塊，不做一聲。那兵官接着說道：『你們告訴了我，誰也不會知道。你們平平安安回家去，誰疑心你們洩漏了消息呢？你要不肯說時，我立刻鎗斃你，你們自己打算罷。』

兩個漁人也不動手，也不開口。

那兵官把手指着河水說道：『你們想想看，五分鐘之內，我要把你們葬到河底下去了。五分鐘！我想你們總有些親人罷？』

那時韃勒寧山上的大砲正響得利害，兩個漁人站在那裏，總不開口。

那兵官回過頭來，用德國話發一個號令，他自己把椅子一拉，退後了幾步，當時走上了十二個兵，拿

着鎗離兩個囚犯二十步，站住。

那兵官喝道，『我限你們一分鐘，決不寬限。』說了，他自己站起來，走到兩個漁人身旁，把麻利沙拉到一旁，低聲說道，『你告訴我那暗號罷。你的朋友不會知道的。你說了，我假裝怪你不肯說。』

麻利沙只不開口。

那兵官又把蘇活拉到一旁，同樣的勸他。

蘇活也不開口。

兩個人又送回原處，那兵官下一號令，那十二個兵舉起鎗來。

麻利沙的眼睛忽然看見地上那一網的魚，在日光裏面，那些魚個個都像銀做的。麻利沙心裏一軟，眼淚盛滿眸子，他勉強開口道，『蘇活哥，再會了。』蘇活也答道，『麻利沙哥，再會了。』

兩人握握手，渾身索索的抖個不住。那兵官喝道，『開鎗！』

十二鎗齊放。

蘇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麻利沙身體稍高，斜倒下來，橫壓在他朋友的身上，面孔朝天，胸口的血直

流出來。

那時普魯士兵官又下號令，教那些兵到外面搬些大石塊進來，細在兩個死朋友的身上，細好了，抬去河邊。

那時韃靼甯山上的大砲，還正在轟轟的響。

兩個兵抬着一個死屍，用力一丟，拋在水中。兩個死屍，各打一個回旋，滾到河底去了。河水被死屍打起些白浪，不到多時，也平靜了。但只見幾帶鮮血，翻到水面上來，更只見風送微波，時打河岸。

那普魯士兵官始終不動聲色，見事完了，笑着說道：『如今該輪到那些魚了。』說着，走進屋去，看見那一大網的鮮魚，他提起網來，仔細看了一會，高聲叫道：『維亨。』一個穿白圍裙的兵應聲走上來，那兵官把那兩個死朋友的魚交給他，說道：『維亨，趁這些魚沒有死，趕快拿去，替我煎好這碟魚，滋味定不壞的。』

說了，他還去吹他的煙袋。（新青年）

決鬥